



青春年少
爱恨纠缠

08 被爸爸训斥

男人立刻指着她大声辱骂起来，话里话外叫周围人评理，说现在的孩子自私冷血，不懂得助人为乐。

南冰大约给了他两分钟来冷言冷语，接着劈头盖脸地还了他一盆“麻辣热油”：“这位叔叔，我要是没见到您一上车就跟压路机似的直冲冲朝我们俩小姑娘开过来，可能就真招呼您太太过来坐了。您为什么不请那些坐着爱心专座儿，胳膊比我们腿都粗的叔叔让座儿？还不就是看我们这俩背书包的学生好欺负吗？您看看您老婆肚子多大了，还忍心领着她挤公交车，也不怕把孩子挤没了。要是连出租车都坐不起，您养得起孩子吗？不想着努力买车，成天就算计着在公交车上找小朋友让座儿，她这肚子里怀的不是我的孩子，要是我的，公交车我都给买下来！”

整个车厢里一瞬沉寂，渐次恢复声响后，几个大妈围上来数落男人不该欺负小姑娘，又去劝那些四肢健全而强壮的人让出爱心座儿。这对夫妻不好意思在众人的注视下享用空座儿，待到下一站就匆匆下了车。

然后我就一直哭。

南冰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终于忍不了身后跟着个一直哭哭啼啼的同班同学，转身发火：“你能别哭了吗？要哭滚远点儿哭，让别人见了还以为我怎么你了。”

我哭得更厉害了，上气不接下气地

想向她解释，出口却全是碎成屑的“谢谢”“谢谢”“谢谢”，心里想的是：谢谢你看见我，谢谢你保护我。

“好了，别哭了，你真的很胆小，你到底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她似乎为我强大的泪腺屈服了，用干燥的双手抹掉我脸上的泪水，以甚少人听过的温柔语气对我说，“只要你答应我不哭，以后大事小事，有姐罩着你。”

从这一天起，我有了护身符，给我一十万元也不换。

“南冰呢？”出了事总是第一时间找她的我，恍恍惚惚地离开家后，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她和许雯雯合租的房子，我进了门就像疯了一样直奔她的房间，喃喃自语，“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打了好几百次！不是说好了，什么时候都一定不会让我找不着她吗？”

“她今晚有事儿。”许雯雯陷在沙发里，正在涂指甲油，“哎哟！你怎么失魂落魄的？”

我站在南冰整洁的卧室里，脑子里有数以万计的黑乌鸦在狂躁地尖叫、扑腾，它们形成一张巨大的黑网笼向我，似要把我拽离地面。

我需要抓住点什么。

回到客厅，我对许雯雯伸出手：“那张名片呢？丁兆冬的。给我。”她先是一愣，随即露出看穿我的表情，笑嘻嘻地从台灯下的纸堆里翻出名片递给我，意味深长地说：“你觉醒了？”

我没搭理她，快步走出门，像搞婚外情见不得人一般，躲在昏暗的楼梯间里盯着手机屏幕上发亮的拨号键，双眼如进了沙子般刺痛。

做菜的时候因为走神，黄瓜炒肉片被我放了两次盐，就这么一件事儿，爸爸在餐桌上说了五分钟，我捧着碗继续走神，静候他把废话说完。

“一个菜都能炒毁了，你还会什么？你妈唯一的优点就是会做饭，你偏偏就这点不像她，好的不学，光学坏的。”

他从进家门那一刻起，就习惯性地数落还在厂里上班的妈妈。

“你们的妈是不想要这个家了，整天不见人影。”他伸长胳膊，用筷子敲了敲艾铭臣放在桌上的碗，“臣臣，别光盯着电视，有什么好看的，吃饭。”

艾铭臣依旧歪着脖子看电视，爸爸夹了两块儿从外面买回来的酱牛肉放在他碗里，又叫了一声“铭臣”，他才端起碗，索性转过身去正对着电视机，默不作声地扒拉起饭来。

爸爸转而对艾铭臣继续说：“你也这么大个人了，大学生不是很闲吗？就不能多照看一下家里？我看你根本就是整天玩儿，学什么油画，有屁用！哪家单位需要一个画画的？银行还是医院？”

重点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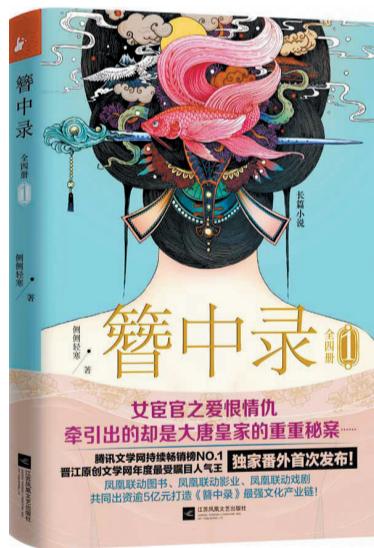
（摘自《北京人在北京》 琉玄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四站路过去了，她始终没有表情，使已经习惯对身边人察言观色的我心里有些捉摸不定。这时，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孕妇上车，直奔我们这边。

“小同学，你起来让个座儿。”男人指着他媳妇儿对我说。

我强忍着腹痛正要站起来，却被南冰按回座位。

她礼貌地向对方解释：“对不起，我同学身体不舒服，不能让。”



迷雾重重
谁是真凶

16 夜入普宁坊

听到她的脚步声，他抬起头，神情平淡地说：“过来。”

黄梓瑕走到他身边，他指着地图说：“昨夜凶犯没有出现。按照你的想法，凶手今晚是不是要出现在西北方？”

黄梓瑕微有诧异，仰头看着他：“王爷已经知道我按照什么方法判断了？”

“你会看历书，我也会。”他白皙修长的手指在京城西北一带十二坊上滑过，“早上我已经让人打听过，在这十二坊中，怀有身孕的人不少。其中已经显怀的也有多人，比如修德坊有个孕妇怀胎七个月；普宁坊有个孕妇怀胎足月即将生产；居德坊有两个孕妇，一个怀胎五月，一个怀胎六月。”

“普宁坊。”她的手指点在一个地方，肯定地说。

李舒白将地图斜了一点，看着普宁坊的详细构图，又说：“那孕妇的家，就在英国公李绩故居旁边。”

黄梓瑕看着地图，忽然想起一件事，踌躇了一下，终于还是硬生生忍住了，打算等破了这个案子再说。

李舒白似乎也想到了，随意看了她一眼，说：“张行英的家，也在普宁坊。”

“是。”既然他主动提起，她便接下话题，说，“若这个案子能破的话，王爷是不是考虑让张行英重回仪仗队？”

“不可能。”他毫不迟疑地说。

黄梓瑕辩解道：“张行英让我假冒他，混入王爷的仪仗队进城，虽然于理

不合，但他确实是个难得的好人，知恩图报是一种美德。王爷能不能宽恕他，让他先跟着我调查此案？”

“痴心妄想。”他再次回绝，“虽然情有可原，但我身边不需要一个感情用事的人。”

黄梓瑕咬住下唇，低声说：“请王爷开恩……”

他打断她的话：“若犯了错误的人过几天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回来，那么我制定惩处律条又有什么用？我以后要如何驾驭手下人？”

黄梓瑕低头不语，只好放弃这个念头，问：“那我接下来该做什么？”

“再去睡觉，晚上跟我去普宁坊。”

京城西北，普宁坊。

按例，二更天后，长安城各坊关闭，不允许任何人在大街上行走。所以，李舒白假扮成游玩的士子，黄梓瑕则扮成他的书童，二人傍晚时穿着普通的衣服过去，借宿在普宁坊的一家客栈中。

一个是翩翩佳公子，一个是清秀的少年，一路上，就连男人也要回头多看他们几眼。他们入住客栈后，老板娘借口送水来了四趟，老板不放心老板娘，来了五趟。

“算了，还是我跟刑部的人联系一下，今晚我出去吧。”黄梓瑕扎好自己的头发，准备出门，“至于你，估计要被老板和老板娘堵在屋里了。”

李舒白冷冷地说：“我不得安生，你

就能置身事外？”

黄梓瑕正要说话，看见窗外老板娘又提着茶壶婀娜多姿地过来了。

她回头看着李舒白，李舒白也看着她，脸上又浮起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说：“给你一刻钟，打发她走。”

一刻钟，不下猛药，老板娘是不会迅速放弃的。对一个春心荡漾的女人来说，最大的猛药当然就是……

黄梓瑕往李舒白面前一站，拉起他的手虚按在自己腰间，然后用刚好能被窗外人听见的声音，哀求着：“哎呀公子，咱们这是在外面呢，可要避人耳目呀！别，别摸这里呀……哎呀，这里更不行呀，讨厌，咱们都是男人，叫别人看见了会怎么说……”

老板娘的身影果然僵住了。

李舒白也僵住了。不过只是一刹那，他便不动声色打开她的手，侧过脸去喝茶：“这店里的老板娘烦人，总来盯着，难道她发现我只喜欢男人了？”

窗外，老板娘提着茶壶快步离开，黄梓瑕仿佛听见了她心碎的声音。

黄梓瑕不忍心地说：“何必加上‘烦人’两个字呢？”

“为了让你更快完成任务。”他面无表情地放下茶杯。

黄梓瑕把门帘挂上，然后翻身跳窗而出，朝他一招手：“走！”

（摘自《簪中录》 侧侧轻寒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

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黄梓瑕去井边打水时，正在洒扫庭院的宦官跟她说：“景阳公公让我跟你说，等你醒了就到语冰阁去。”

她赶紧喝了碗粥，打听路径后，换了身宦官衣服就往语冰阁跑去。语冰阁是王府书房，四周都是疏朗的花木，门窗也多用明透窗纱罩着。

黄梓瑕还未进门，便透过镂空花窗看到李舒白坐在里面，正在看京城地图。